

第六十回

牛魔王罷戰赴華筵

孫行者二調芭蕉扇

土地說：『大力王卽牛魔王也。』行者道：『這山本是牛魔王放的火，假名火燄山。』土地道：『不是，不是。大聖若肯赦小神之罪，方敢直言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有何罪，直說無妨。』土地道：『這火原是大聖放的。』行者怒道：『我在那裏，你這等亂談！我可是放火之輩。』土地道：『是你也認不得我了。此間原無這座山；因大聖五百年前，大鬧天宮時，被顯聖擒了，壓赴老君，將大聖安於八卦爐內，煅煉之後，開鼎，被你蹬倒丹爐，落了幾個磚來，內有餘火，到此處化爲火燄山。我本是兜率宮守爐的道人，當被老君怪我失守，降下此間，就做了火燄山土地也。』

豬八戒聞言，恨道：『怪道你這等打扮！原來是道士變的土地。』行者半信不信道：『你

且說，早尋大力王何故？土地道：『大力王乃羅刹女丈夫。他這向撇了羅刹，現在積雷山摩雲洞。有個萬年狐王。那狐王死了，遺下一個女兒，叫做玉面公主。那公主有百萬家私，無人掌管；二年前，訪着牛魔王神通廣大，情願倒陪家私，招贅爲夫。那牛王棄了羅刹，久不回顧，若大聖尋着牛王，拜求來此，方借得真扇。一則攝息火燄，可保師父前進；二來永除火患，可保此地生靈；三者赦我歸天，回繳老君法旨。』行者道：『積雷山坐落何處？到彼有多少程途？』土地道：『在正南方。此間到彼，有三千餘里。』

行者聞言，卽吩咐沙僧，八戒，保護師父；又教土地，陪伴勿回。隨卽忽的一聲，渺然不見。那裏消半個時辰，早見一座高山。按落雲頭，停立巔峯之上，觀看，真是好山——

高不高，頂摩碧漢；大不大，根扎黃泉。山前日暖，嶺後風寒。山前日暖，有三冬草木無知；嶺後風寒，見九夏冰霜不化。龍潭接澗水長流，虎穴依崖花放早。水流千派似飛瓊，花放一心如布錦。灣環嶺上灣環樹，挖掇石外挖掇松。真個是高的山，峻的嶺，陡的崖，深的澗，香的花，美的果，紅的藤，紫的竹，青的松，翠的柳。八節四時顏

不改，千年萬古色如龍。

大聖看穀多時，步下尖峯，入深山找尋路徑。正自沒個消息，忽見松陰下有一女子，手了一枝香蘭，嬈嬈娜娜而來。大聖閃在怪石之旁，定睛觀看那女子怎生模樣——

嬌嬌傾國色，緩緩步移蓮。貌若王嬈，顏如楚女。如花解語，似玉生香。高髻堆青驪，碧弱，雙睛蘸綠橫秋水。湘裙半露弓鞋小，翠袖微舒粉腕長。說甚麼暮雨朝雲，真個是朱唇皓齒。錦江滑膩蛾眉秀，賽過文君與薛濤。

那女子漸漸走近石邊，大聖躬身施禮，緩緩而言曰：「女菩薩何往？」那女子未曾觀看，聽得叫問，却自抬頭，忽見大聖的相貌醜陋，老心驚，欲退難退，欲行難行，只得戰兢兢，勉強答道：「你是何方來者？敢在此間問誰？」

大聖沉思道：「我若說出取經求扇之事，恐這廝與牛王有親——且只以假親托意，來請魔王之言而答方可……」那女子見他不語，變了顏色，怒聲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問我！」大聖躬身陪笑道：「我是翠雲山來的，初到貴處，不知路徑，敢問菩薩：此間可是積雷山？」那

女子道：『正是。』大聖道：『有個摩雲洞，坐落何處？』那女子道：『你尋那洞做甚？』大聖道：『我是翠雲山芭蕉洞鐵扇公主來請牛魔王的。』

那女子一聽鐵扇公主請牛魔王之言，心中大怒，徹耳根子通紅，潑口罵道：『這賤婢，着實無知！牛王自到我家，未及二載，也不知送了他多少珠翠金銀，綾羅緞疋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自在在受用，還不識羞，又來請他怎的！』

大聖聞言，情知是玉面公主，故意掣出金箍棒，大喝一聲道：『你這潑賤，將家私買住牛王，誠然是陪錢嫁漢！你倒不羞，却敢罵誰！』那女子見了，諛得魄散魂飛，沒好步，亂躡金蓮；蹙兢兢，回頭便走。這大聖吆吆喝喝，隨後相跟。原來穿過松陰，就是摩雲洞口。女子跑進去，撲的把門關了。大聖却纔收了金箍棒，停步看時，好所在——

樹林森密，崖削峻嶒。薛蘿陰冉冉，蘭蕙味馨馨。流泉漱玉穿修竹，巧石知機帶落英。煙霞籠遠岫，日月照雲屏。龍吟虎嘯，鶴唳鶯啼。一片清幽真可愛，琪花瑤草景

常明。不亞天台仙洞，勝如海上蓬瀛。

且不言行者這裏觀看景致。却說那女子跑得粉汗淋漓，饒得關心吸吸，彙入書房裏面。原來牛魔王正在那裏靜翫丹書。這女子沒好氣，倒在懷裏，抓耳撓腮，放聲大哭。牛王滿面陪笑道：「美人，你休得煩惱。有甚話說？」那女子跳天索地，口中罵道：「潑魔害殺我也！」牛王笑道：「你爲甚事罵我？」女子道：「我因父母無依，招你護身養命。江湖中說你是條好漢，原來是個懼內的庸夫！」

牛王聞說，將女子抱住道：「美人，我有那些不是處，你且慢慢說來，我與你陪禮。」女子道：「適纔我在洞外閑步花陰，折蘭採蕙，忽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，猛地前來施禮，把我嚇了個稜掙。及定定性，問是何人，他說是鐵扇公主。央他來請牛魔王的。被我說了兩句，他倒罵了我一場，將一根棍子，趕着我打。若不是走得快些，幾乎被他打死！這不是招你爲禍害殺我也！」

牛王聞言，却與他整容陪禮。溫存良久，女子方纔息氣。魔王却發狠道：「美人在上，不敢

相瞞。那芭蕉洞雖是僻靜，却清幽自在。我山妻自幼修持，也是個得道的女仙，却是家門嚴謹，內無一尺之童，焉得有雷公嘴的男子夾來？這想是那裏來的妖怪，或者假綽名聲，至此訪我，等我出去看看。」

好魔王，拽開步，出了書房，上大廳，取了披掛，結束了，拿了一條混鐵棍，出門高叫道：『是誰人在我這裏無狀？』行者在旁，見他那模樣，與五百年前又大不同。只見——

頭上戴一頂水磨銀亮熟鐵盔；身上貫一副絨穿錦繡黃金甲；足下踏一雙捲尖粉底麕皮靴；腰間束一條攢絲三股獅蠻帶。一雙眼光如明鏡，兩道眉艷似紅霓。口若血盆，齒排銅板。吼聲響震山神怕，行動威風惡鬼慌。四海有名稱混世，西方

大力號魔王。

這大聖整衣上前，深深的唱個大喏，道：『長兄，還認得小弟麼？』牛王答禮道：『你是齊天大聖孫悟空麼？』大聖道：『正是，正是一向久別未拜。適纔到此，問一女子，方得見兄。丰采果勝常，可賀也！』牛王喝道：『且休巧舌！我聞你鬧了天宮，被佛祖降壓在五行山下，近解脫

天災，保護唐僧西天見佛求經，怎麼在號山枯松澗火雲洞把我小兒牛聖嬰害了？正在這裏惱你，你却怎麼又來尋我？」大聖作禮道：「長兄勿得誤怪小弟。當時令郎捉住吾師，要食其肉，小弟近他不得，幸觀音菩薩欲救我師，勸他歸正；現今做了善財童子，比兄長還高，享極樂之門堂，受逍遙之永壽，有何不可，返怪我耶？」

牛王罵道：「這個乖嘴的獼猴！害子之情，被你說過，你纔欺我愛妾，打上我門，何也？」大聖笑道：「我因拜謁長兄不見，向那女子拜問，不知就是二嫂嫂；因他罵了我幾句，是小弟一時粗鹵，驚了嫂嫂。望長兄寬恕寬恕！」牛王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看故舊之情，饒你去罷。」大聖道：「既蒙寬恩，感謝不盡；但尚有一事奉瀆，萬望周濟周濟。」牛王罵道：「這獼猴不識趣，倒饒了你，倒還不走，反來纏我！甚麼周濟周濟？」大聖道：「實不瞞長兄，小弟因保唐僧西進，路阻火燄山，不能前進。詢問土人，知尊嫂羅刹女有一柄芭蕉扇，欲求一用。昨到舊府，奉拜嫂嫂，嫂嫂堅執不借，是以特求長兄。望兄長開天地之心，同小弟到大嫂處一行，千萬借扇搨滅火燄，保得唐僧過山，即時完壁。」

牛王聞言，心如火發，咬響鋼牙，罵道：「你說你不無禮，你原來是借扇之故！一定先欺我山妻，山妻想是不肯，故來尋我，且又趕我愛妾常言道：『朋友妻，不可欺；朋友妾，不可滅。』你既欺我妻，又滅我妾，多大無禮！上來吃我一棍！」大聖道：「哥要說打，弟也不懼。但求寶貝，是我真心，萬乞借我使使！」牛王道：「你若三合敵得我，我着山妻借你；如敵不過，打死你，與我雪恨！」大聖道：「哥說得是。小弟這一向疎懶，不會與兄相會，不知這幾年武藝比昔日如何，我兄弟們請演演棍看。」

這牛王那容分說，掣混鐵棍，劈頭就打。這大聖持金箍棒，隨手相迎。兩個這場好鬪：金箍棒，混鐵棍，變臉不以朋友論。那個說：「正怪你這獠猴害子情！」這個說：「你令郎已得道，休嗔恨！」那個說：「你無知，怎敢上我門！」這個說：「我有因特地來相問。」一個要求扇子保唐僧，一個不借芭蕉貳鄙客。語去言來，失舊情，舉家無義，皆生怨。牛王棍起，賽蛟龍，大聖棒迎神鬼遁。初時爭鬪在山前，後來齊駕祥雲進。半空之內顯神通，五彩光中施妙運。兩條棍響振天關，不見輸贏皆傍

寸

這大聖與那牛王鬪經百十回合，不分勝負。正在難解難分之際，只聽得山峯上有人叫道：『牛爺爺，我大王多多拜上，幸賜早臨，好安座也。』牛王聞說，使混鐵棍支住金箍棒，叫道：『獼猴，你且住了，等我去一個朋友家赴會來者。』言畢，按下雲頭，竟至洞裏，對玉面公主道：『美人，纔那雷公嘴的男子乃孫悟空獼猴，被我一頓棍打走了，再不敢來。你放心耍子。我到一個朋友處吃酒去也。』他纔卸了盔甲，穿一領鴉青剪絨襖子，走出門，跨上一辟水金睛獸，着小的們看守門庭，半雲半霧，一直向西北方而去。

大聖在高峯上看着，心中暗想道：『這老牛不知又結識甚麼朋友，往那裏去赴會。』等老孫跟他走走。』好行者，將身幌一幌，變作一陣清風趕上，隨着同走。不多時，到了一座山中。那牛王寂然不見。大聖聚了原身，入山尋看，那山中有一面清水深潭，潭邊有一座石碣，碣上有六個大字，乃「亂石山碧波潭」。大聖暗想道：『老牛斷然下水去了，水底之精，若不是較精，

定是龍精，魚精，或龜鼈鼉鼉之精。等老孫也下水去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捻着訣，念個咒語，搖身一變，變作一個螃蟹的模樣，不大不小，撲的跳在水中，竟沉潭底。忽見一座玲瓏剔透的牌樓，樓下拴着個辟水金睛獸。進牌樓裏面，却就沒水。大聖爬進去，仔細看時，只見那壁廂一派音樂之聲，但見——

朱宮貝闕，與世不殊。黃金爲屋瓦，白玉作門樞。屏開玳瑁甲，檻砌珊瑚珠。祥雲瑞藹輝蓮座，上接三光下入衢。非是天宮并海藏，果然此處賽蓬壺。高堂設宴羅寶主，大小官員冠冕珠。忙呼玉女捧牙盤，催喚仙娥調律呂。長鯨鳴，巨蟹舞，鯨吹笙，鼉擊鼓，鸞頤之珠照樽俎。鳥篆之文列翠屏，鰓鬚之簾掛廊廡。八音迭奏雜仙韶，宮商響徹遏雲霄。青頭醜妓撫瑤瑟，紅眼馬郎品玉簫。鰓婆頂獻香獐脯，龍女頭簪金鳳翹。吃的是，天廚八寶珍羞味；飲的是，紫府瓊漿熟醞醪。

那上面坐的是牛魔王；左右有三四個蛟精；前面坐着一個老龍精；兩邊乃龍子，龍孫，龍婆，龍女。正在那裏餞壽交錯之際，孫大聖一直走將上去，被老龍看見，即命：「拿下那個野蟹

來！龍子，龍孫，一擁上前，把大聖拿住。大聖忽作人言，叫『饒命！饒命！』老龍道：『你是那裏來的野蟹？怎麼敢上廳堂，在尊客之前，橫行亂走？快早供來，免汝死罪！』好大聖，假捏虛言，對衆供道：

『生自湖中爲活，傍崖作窟權居。蓋因日久得身舒，官受橫行介士。踏草拖泥落索，從來未習行儀。不知法度冒王威，伏望尊慈恕罪！』

座上衆精聞言，都拱身對老龍作禮道：『蟹介士初入瑤宮，不知王禮，望尊公饒他去罷。』老龍稱謝了，衆精即教：『放了那厮，且記打，外面伺候。』大聖應了一聲，往外逃命，竟至牌樓之下，心中暗想道：『這牛王在此貪杯，那裏等得他散……就是散了，也不肯借扇與我。不如偷了他的金睛獸，變做牛魔王去哄那羅刹女，騙他扇子，送我師父過山爲妙……』好大聖，即現本像，將金睛獸解了韁繩，撲一把跨上雕鞍，竟直騎出水底；到於潭外，將身變作牛王模樣，打着獸，縱着雲。不多時，已至翠雲山芭蕉洞口，叫聲『開門！』那洞門裏有兩個女童，聞得聲音，開了門；看見是牛魔王嘴臉，即入報：『奶奶，爺爺來家了。』那羅刹聽言，忙整雲鬢，

急移蓮步，出門迎接。這大聖下雕鞍，牽進金睛獸；弄大胆，驅騙女佳人。羅刹女肉眼，認他不出。即携手而入，着了鬢設座看茶。一家子見是主公，無不敬謹。

須臾間，叙及寒溫。牛王道：『夫人久闊。』羅刹道：『大王萬福。』又云：『大王寵幸新婚，拋撇奴家，今日是那陣風兒吹你來的？』大聖笑道：『非敢拋撇，只因玉面公主招後，家事繁冗，朋友多顧，是以稽留在外；却也又治得一個家當了。』又道：『近聞悟空那厮，保唐僧，將近火燄山界，恐他來問你借扇子，我恨那厮害子之仇未報，但來時，可差人報我，等我拿他，分屍萬段，以雪我夫妻之恨。』羅刹聞言，滴淚告道：『大王，常言說：「男兒無婦財無主，女子無夫身無主。」我的性命，險些兒被這個猢猻害了！』

大聖聽得，故意發怒，罵道：『那潑猴幾時過去了？』羅刹道：『還未去。昨日到我這裏借扇子，我因他害孩兒之故，披掛了輪寶劍出門，就砍那猢猻。他忍着疼，叫我做嫂嫂，說大王曾與他結義。』大聖道：『是五百年前曾拜爲七弟兄。』羅刹道：『被我罵也不敢回言，砍也不敢動手。後被我一扇子搨去，不知在那裏尋得個定風法兒，今早又在門外叫喚。是我又使扇

彌，莫想得動。急輪劍欲時，他就不讓我了。我怕他棒重，就走入洞裏，緊關上門，不知他又從何處鑽在我肚腹之內，險被他害了性命！是我叫他幾聲叔叔，將扇與他去也。」

大聖又假意搵胸道：「可惜！可惜！夫人錯了，怎麼就把這寶貝與那猢猻？惱殺我也！」羅刹笑道：「大王息怒，與他的是假扇，但哄他去了。」大聖問：「真扇在於何處？」羅刹道：「放心！我收着哩。」叫丫鬢整酒接風賀喜，遂擎杯奉 upper 道：「大王，燕爾新婚，千萬莫忘結髮，且吃一杯鄉中之水。」大聖不敢不接，只得笑吟吟，舉觴在手道：「夫人先飲。我因圖治外產，久別夫人，早晚蒙護守家門，權爲酬謝。」羅刹復接杯斟起，遞與大王道：「自古道：『妻者，齊也。』夫乃養身之父，謝甚麼？」

他兩人謙謙講講，方才坐下巡酒。大聖不敢破葷，只吃幾個果子，與他言言語語，酒至數巡，羅刹覺有半酣，色情微動，就和孫大聖挨挨擦擦，搭搭拈拈，携着手，俏語温存，並着肩，低聲俯就，將一杯酒，你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却又哺果。大聖假意虛情，相陪相笑，沒奈何，也與他相倚相偎，果然是——

釣詩鉤，掃愁帚，破除萬事無過酒。男兒立節放襟懷，女子忘情開笑口。面赤似天桃，身搖如嫩柳。絮絮叨叨話語多，捻捻招招風情有。時見掠雲鬢，又見輪尖手。幾番常把腳兒躑，數次每將衣袖抖。粉項自然低，蠻腰漸覺扭。合歡言謔不曾丟，酥

胸半露鬆金鈕。醉來真個玉山頽，餞眼摩娑幾弄醜。

大聖見他這等酣然，暗自留心挑鬪道：「夫人，真扇子你收在那裏？早晚仔細。但恐孫行者變化多端，却又來騙去。」羅刹笑嘻嘻的，口中吐出，只有一個杏葉兒大小，遞與大聖道：「這個不是寶貝？」大聖接在手中，却又不信，暗想着：「這些些兒，怎生搨得火滅……怕又是假的。」羅刹見他看着寶貝沉思，忍不住上前，將粉面搨在行者臉上，叫道：「親親，你收了寶貝，吃酒罷。只管出神想甚麼哩？」

大聖就趁脚兒躑，問他一句道：「這般小小之物，如何搨得八百里火燄？」羅刹酒掏真性，無忌憚，就說出方法道：「大王，與你別了二載，你想是晝夜貪歡，被那玉面公主弄傷了神思；怎麼自家的寶貝事情，也都忘了？——只將左手大指頭捻着那柄兒上第七縷紅絲，念一

聲「咽噓呵吸噓吹呼」即長一丈二尺長短。這寶貝變化無窮，那怕他八萬里火燄，可一盪而消也。」

大聖聞言，切切記在心上，却把扇兒也噙在口裏，把臉抹一抹，現了本像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羅刹女！你看我，可是你親老公！就把我纏了這許多醜勾當，不差！不差！」那女子一見是孫行者，慌得推倒桌席，跌落塵埃，羞愧無比，只叫「氣殺我也！氣殺我也！」

這大聖，不管他死活，掙脫手，拽大步，竟出了芭蕉洞。正是無心貪美色，得意笑顏回。將身一縱，踏祥雲，跳上高山，將扇子吐出來，演演方法。將左手大拇指頭捻着那柄上第七縷紅絲，念了一聲「咽噓呵吸噓吹呼」，果然長了有一丈二尺長短。拿在手中，仔細看了一看，比前番假的果是不同：只見祥光幌幌，瑞氣紛紛，上有三十六縷紅絲，穿經度絡，表裏相聯。原來行者只討了個長的方法，不曾討他個小的口訣，左右只是那等長短。沒奈何，只得攀在肩上，找舊路而回，不題。

却說那牛魔王在碧波潭底與衆精散了筵席，出得門來，不見了辟水金睛獸。老龍王聚衆精問道：『是誰偷放牛爺的金睛獸也？』衆精跪下道：『沒人敢偷。我等俱在筵前供酒捧盤，供唱奏樂，更無一人在前。』老龍道：『家樂兒斷乎不敢，可曾有甚生人進來？』龍子龍孫道：『適纔安座之時，有個蟹精到此。那個便是生人。』牛王聞說，頓然省悟道：『不消講了！早間賢友着人邀我時，有個孫悟空保唐僧取經，路遇火燄山難過，曾問我求借芭蕉扇。我不曾與他，他和我賭鬪一場，未分勝負，我却丟了他，竟赴盛會。那猴子千般伶俐，萬樣機關，斷乎是那厮變作蟹精，來此打探消息，偷了我獸，去山妻處騙了那一把芭蕉扇兒也！』

衆精見說，一個個胆戰心驚，問道：『可是那大鬧天宮的孫悟空麼？』牛王道：『正是。列公若在西天路上，有不是處，切要躲避他些兒。』老龍道：『似這般說，大王的駿騎，却如之何？』牛王笑道：『不妨不妨。列公各散，等我趕他去來。』遂而分開水路，跳出潭底，駕黃雲，竟至翠雲山芭蕉洞。只聽得羅刹女跌脚搥胸，大呼小叫，推開門，又見辟水金睛獸拴在下邊，牛王高叫：『夫人，孫悟空那廂去了？』

衆女童看見牛魔，一齊跪下道：『爺爺來了！』羅刹女扯住牛王，磕頭撞腦，口裏罵道：『潑老天殺的！怎樣這般不謹慎，着那猢猻偷了金睛獸，變作你的模樣，到此騙我！』牛王切齒道：『猢猻那廝去了！』羅刹捶着胸膛，罵道：『那潑猴賺了我的寶貝，現出原身走了！氣殺我也！』牛王道：『夫人保重，勿得心焦，等我趕上猢猻，奪了寶貝，剝了他皮，剉碎他骨，擺出他的心肝，與你出氣！』叫：『拿兵器來！』女童道：『爺爺的兵器，不在這裏。』牛王道：『拿你奶奶的兵器來罷！』

侍婢將兩把青鋒寶劍捧出，牛王脫去赴宴的鴉青絨襖，束一束貼身的小衣，雙手掉劍，走出芭蕉洞，竟奔火燄山上趕來。正是那——

忘恩漢，騙了痴心婦；
烈性魔，來近木叉人。
畢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六十回